

杜崇斌◎著 长篇历史小说



为天地立
为生民立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杜崇斌◎著 长篇历史小说

大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大儒张载 / 杜崇斌著. — 西安 : 西安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41-1658-6

I. ①大…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7008号



DARU ZHANGZAI
大儒张载 杜崇斌◎著

出版人：屈炳耀

稿件统筹：李宗保

责任编辑：何岸 李亚利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话：(029) 85210377

邮政编码：710061

印刷：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20mm 1/16

印张：24

字数：250千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541-1658-6

定价：3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目 录

第 一 章	长安稚童	1
第 二 章	迁居涪州	9
第 三 章	涪州少年	20
第 四 章	青青子衿	33
第 五 章	失怙之痛	41
第 六 章	横渠书生	50
第 七 章	奉母教弟	62
第 八 章	习演兵法	71
第 九 章	延州上书	77
第 十 章	路在何方	86
第十一章	寻仙访道	95
第十二章	四方游学	116
第十三章	治理水患	129
第十四章	琴瑟和鸣	136
第十五章	虎皮讲易	147

第十六章	云岩德政	161
第十七章	潜心于学	172
第十八章	讲学长安	189
第十九章	鏖兵渭州	202
第二十章	应昭入京	209
第二十一章	朝堂面圣	222
第二十二章	忧国忧民	233
第二十三章	辞官归里	240
第二十四章	横渠书院	251
第二十五章	关学宗师	268
第二十六章	传道授业	286
第二十七章	试办井田	307
第二十八章	带病入京	320
第二十九章	鞠躬尽瘁	334
第三十章	万世师表	347
参考文献	354
后 记	356
附 录	369

第一章

长安稚童



那是一个炎夏的上午。一场瓢泼大雨过后，天气变得凉爽多了，空气异常的清新，花园里一丛丛美人蕉开得火红火红，小小竹园被大雨洗刷后，一杆杆竹子傲然挺立，青翠欲滴。微风吹过，便开始摇曳起来。

那一年是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长安县令张迪正在书房里读书，忽然天降大雨，这场大雨来得急，也去得快。下了不到一个时辰，雨过天晴，太阳又出来了。

“真是一场及时雨啊！”张迪放下书，呷了一口茶叹道。他一边慢慢站起来，捻着胡须，欣赏着窗外雨后的清美画面，一边还不忘吟哦几句刚才书中看到的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是啊！“君子以厚德载物！”说得多好啊！

忽然，他又想起了昨夜那个奇怪的梦，梦中天上的文曲星驾着祥云冉冉降下，送给他一支金笔，微笑着说，将这支笔送给你的儿子吧，让他为这个世界立心，为老百姓立命。一眨眼的工夫，文曲星就不见了。忽然他又看到了孔圣人，孔圣人峨冠博带，笑容可掬，徐徐从云端落下，将几本书送给了他，说送给你的儿子看吧，他会成为我最得意的门生的。一转眼，孔圣人也不见了，他就醒了。

正当他思来想去地回味着昨夜那个怪梦的时候，忽然门帘一挑，婢女阿云进来了，禀报道：“老爷，大喜啊，夫人生了，是个男孩！”

“噢，夫人生了，男孩！真是太好了，我们张家有后了！”张迪兴奋地说。

“夫人让您给孩子取个名字呢。”阿云说。

“取个什么名字呢？”张迪说。

“孩子白白胖胖，圆圆的脸，眉清目秀的，真是可爱，我看一定能成为一个读书人。”阿云接着说。

“古书上云：君子以厚德载物。我看就叫张载吧，我希望他真的能成为一个人才，一个君子，呵呵。”

“张载，载儿，这个名字好啊，我这就去告诉夫人去。”阿云说着就跑出去了。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一转眼小张载满周岁了。这是一个炎阳高照的夏日上午，张府的亲戚、朋友、张迪的同僚们都提着贺礼，纷纷前来祝贺，因为今天是张府公子张载的生日。张府里张灯结彩，鞭炮鼓乐齐鸣，高朋满座，喜气洋洋。

就在生日宴即将开始的时候，只见张迪的夫人陆氏一身盛装，在丫鬟仆人的簇拥下，抱着小少爷张载从内室姗姗走出，大家都

围上去，这个说小公子眉清目秀的，真是可爱哦；那个说小少爷大脑袋、天庭饱满，一定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些女眷还忍不住上去亲一下小少爷的脸蛋儿，心肝儿宝贝的叫个不停。

按照传统习俗，小孩子满周岁要举行试晬（也叫抓周）仪式，于是仆人们就在炕前陈设大案，在大案四周摆着印章、诗书、笔、墨、纸、砚、算盘、钱币、账册、首饰、花朵、胭脂、吃食、玩具等等，将小少爷张载放在大案的中间，大家围在案的旁边微笑着，看着小少爷会先拿哪一样东西。只见张载向四周看了一会儿，就爬过去首先拿起了一支笔，接着又去抓一本书，大家一看，原来这本书是《中庸》。哈哈！大家都笑了，纷纷说，小少爷又是抓笔，又是抓书，看来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做锦绣文章，三元及第，前途无量啊！

在大家的目光注视中，在仆从丫鬟与小少爷的嬉笑逗乐中，张载已经三岁了。他像个小天使一样，每天在花园、书房、堂屋和厢房之间跑来跑去的，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不但天真活泼，还很机灵顽皮。

一个春天的上午，阿云牵着他的手从外面回来，他手里拿着一把野花，还牵着一根风筝的长线，他一看到门前的小狗虎子向他摇着尾巴，就挣脱了阿云的手，扔了野花和风筝，上去抱虎子，一会儿工夫，就把虎子打得怪叫着跑了，他反倒咯咯咯地笑起来。

家人张安过来了，亲切地用手抚着他的头——那个天庭饱满的大脑袋，又是怜爱又是嗔怒地笑着说：“少爷，你真是个淘气的小家伙啊！”

“阿云姐姐，那是什么鸟啊？”玩累了，张载安静下来了，他坐在花园的石椅上，指着柳树上的黄鹂鸟说。

“是黄鹂啊，少爷，还记得我教你念的诗吗？‘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阿云说。

还没等阿云说完，张载张口就接上去了：“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少爷，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啊？”

“我要当大将，当大将军，杀敌报国！”

“人小志气大。我们少爷真有出息！”阿云说。

张载有一个姐姐，叫张薇，比他大三岁。那一年花园里紫薇花刚刚开放的时候，她降生了，于是父亲就给她取名“薇儿”。母亲也喜欢这个名字，她爱紫薇树，紫薇树姿态优美，摇曳多姿，开花时花期也特别长，北方人都叫它百日红，而且花香也清香淡雅。

张薇是一个聪颖而活泼的女孩子，她的丫鬟名叫彩儿。她每次喊她的丫鬟都会叫“菜儿”、“菜儿”，因为她总发不出“彩儿”的音，这总是令彩儿哭笑不得。

彩儿和阿云经常带着她们姐弟俩在一块儿玩。

“载儿，过来，姐姐教你识字。”薇儿坐在花园的秋千架旁边，手里拿着一本书说。

“姐姐，那是一本什么书啊？有趣吗？”张载跑过去坐在秋千上，晃来晃去的。

“让你识字呢，怎么又去荡秋千了？”薇儿有点不高兴了，说，“你再不过来，我就告诉娘去！”

“娘正在绣花呢，她不会理你的。呵呵。”张载坐在秋千上，荡啊荡啊的，就是不下来。

薇儿一看，真的生气了，就跑过去，一把拉住了正在荡来荡去的秋千的绳子，硬是将张载拉下来了。

彩儿和阿云赶紧上前，将她们姐弟分开来，免得他们在一起又要吵架惹事。

“阿云姐姐，我要到街上去玩。”张载拉着阿云的手央求道，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你带我到街上去玩吧。”

“是不是又想吃糖葫芦了，我不去！你这个馋猫。”阿云故意说，“还是个鬼精灵呢，不说要吃零食，只说要逛街。一到街上就要吃这吃那，我不去！”

“带我上街去吧，云姐姐，我保证不吃零食。”张载继续央求着。

“那好吧，去了不准买零食吃！”阿云说。

就这样，在这个暖暖的秋日午后，张载牵着阿云的手蹦蹦跳跳地上街去了。

长安街市上一派繁华，熙熙攘攘的人流，鳞次栉比的店铺，琳琅满目的商品，招摇的酒旗，辘辘的车马声，酒楼里飘出的丝竹欢歌声，和着街市上商贩的叫卖声，好不热闹！

走过了几家店铺，张载就粘住不走了，他指着店铺里的一种飘香的糕饼说：“阿云姐姐，我今天不要糖葫芦了，就要这种黄桂柿子饼。”

“我就知道，你要吃零食，你这个馋猫！”阿云说，一边用手在张载的脸上刮了一下。“羞不羞啊，还说保证不吃零食了！”

“就买一个，就买一个嘛！求你了，云姐姐。”张载央求着阿云。

“好吧，我给你买！”阿云走过去，买了三五个柿子饼。

张载手捧着几个香喷喷、黄橙橙的黄桂柿子饼，高兴得屁颠屁颠地跳了起来。

正当这时，一双枯瘦苍老的手向他伸过来：“小少爷，给我一个吧，我很饿啊！”原来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向他求乞。

张载看着这个骨瘦如柴的老乞丐，看着他破旧褴褛的衣衫，憔悴的面容，心想他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又看着自己手中的柿子饼，闻着那香喷喷的味道，他不由得咽了一口口水，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大儒张载

于是他任由阿云拉着自己的手往前走。突然，张载挣脱了阿云的手往回跑。他的这个动作吓坏了阿云，“小少爷，你这是要去哪儿啊？”阿云立刻追向张载的方向，没想到他跑了几步就停下了。阿云有点生气地说：“我说小少爷，你这是要干嘛啊？”

只见小张载走到刚才向他乞讨的老乞丐面前，伸出自己的手说：“老爷爷，给你吃吧，”说着，就将几个柿子饼递给了那个老乞丐，“吃了就不饿了。”

“谢谢，真是个好心肠的小少爷！”老乞丐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感激地说：“老天爷会保佑你高中状元的！”

阿云看着刚刚眼前张载和老乞丐之间发生的一幕，心想张载真是个善良的孩子，他百般央求、苦苦哀求买来的黄桂柿子饼，竟然能毫不吝惜地施舍给乞丐，多么纯真可爱的孩子啊！真不知他将来会有多么大的一番作为呢！

暖风习习，花园里花瓣飘零了一地，满地残红。这是一个百花凋落的春末的午后。

张载看到满目的落红，于是他兜起衣襟，在花园里捡拾起落花来，他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地仔细地捡拾着，他穿的那个绸缎做的交领小长袍里已经兜起了很多花瓣，花香四溢，引来了许多蝴蝶跟着他翩翩起舞，他一只手兜着花瓣，一只手挥舞着赶跟着他的那些蝴蝶，低着头走着，自顾自地捡拾着花瓣。

“少爷，你捡那些花瓣做什么呢？”阿云看见了，连忙跑过来问道。

“云姐姐，我想把这些花瓣捡起来，种在花园里。”张载头也不回地说。

“啊！你说什么？种花瓣？把花瓣种在花园里干什么啊？”

“种下花瓣，明年那里就会长出许多小花树来呀！”

“呵呵呵！少爷，你真傻，种花瓣是不能长出花树来的！”阿云抿嘴一笑说，“花树不是靠种花瓣长出来的！哈哈！哈哈！”阿云捂着嘴笑得直不起腰来。

“那花树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张载看着阿云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疑惑地问，“安叔经常在花园里种花，那他种的是啥啊？”

“他种的是花的种子！还有的花是靠插枝或者嫁接长出来的。少爷，没听说种花瓣能长出花来！真是的，哈哈，哈哈，你真是太有趣了！”

“这么说，捡这些花瓣是没有用了？”张载望着笑个不停的阿云，走到小桥边，把花瓣抖落到小溪水里，花瓣漂浮在水面上，清清的小溪水一下子变成了红色。花瓣顺流而下，飘远了，流到小湖里去了。

张载站在小桥边，嗅着空气里弥漫的花香，静静地望着那些逐渐飘远的花瓣，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他还小，这世间的万事万物他都还不甚了解。但此刻他小小的心灵里盛满了对美丽逝去的惋惜。他心想，原以为收集花瓣种下就能长出花树，然后就能开出一园子美丽的花朵，没想到自己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鲜艳的花瓣随水流走。真是太可惜了！这是小张载第一次感受到了美丽的易逝和世间生灵万物的脆弱。

阿云看着对水流出神的张载笑着问：“小少爷，你想要花树，就去找会种花的人请教吧！这样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啊。”

“我还是找安叔教我种花吧！安叔跑到哪儿去了？”张载一下回过神来。

“你安叔在前院呢！”阿云笑着答道。

秋日的一天，张安带着张载登上了一段古城墙，站在这高高的城楼上，秋色无边。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正向南方飞去，张载

指着北方问：“安叔，北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什么啊？”

“是大漠和草原，那是胡人居住的地方。”

“胡人们很厉害吗？”

“是的，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野蛮剽悍，正虎视眈眈，准备侵略我们中原大地呢！”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长大了，让我去对付他们。”

“好啊，我们载儿有志气！”张安抚摸着张载的大脑袋说，“那你从小就得练就一身好功夫啊，练了功夫，身怀绝技，等长大了，当了将军，才能为国杀敌！”

“嗨！”张载做了一个弓步冲拳的姿势，一边说，“安叔，看，练功就是这样的吧？”

“不错，不错，还人模狗样的！嘿嘿。”张安笑了。

“安叔，平常我只要一说要做什么事，阿云姐姐和母亲总是会等等你长大了再说，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怎么样才算长大啊？”张载不解地问道。

“等你长出胡须，就算长大了！”张安用手摸着自己的胡须憨憨地笑着说。

“长出胡须，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张载郁闷地说，“安叔，让我摸摸你的胡须吧，看看长胡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小少爷，你真是太天真了！嘿嘿。”张安笑了。

第二章

迁居涪州



一队车仗缓缓行驶在山谷的崎岖小路上，山林茂密，河水潺潺，野花凄迷。不时几声山鸟的清鸣，更增添了山林的清幽。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前面依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连绵起伏的群山。

“娘，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四岁的张载趴在车窗上向外张望，问着随行的娘亲。

“去涪州。你的爹爹调任涪州了。”娘用手抚摸着张载的头发，亲切地说。

“涪州很远吗？怎么全是山路？”张载清亮的眸子望着娘，疑惑地问。

“是啊，涪州在蜀中，要穿过这秦岭连绵的蜀道，才能到达。”娘看着张载无奈地说，“你还记得我教你念的那首《蜀道难》吗？”

“就是李太白写的《蜀道难》吗？我都背诵下来了，娘，我背诵给你听吧。”

“好啊。”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我们少爷真聪明，真是过目不忘啊！”随行的阿云赞叹着说。

就这样，张载一路上看着沿途或幽美或奇丽或雄浑的自然景观，和母亲以吟诗为乐，使得马车里不时传来欢声笑语，让漫长的路途也显得有趣多了。

涪州地处长江、涪水（乌江）的交汇处，因境内有涪水而得名，一千多年前，涪州曾为巴国别都，巴国先王陵墓多葬于此，秦、汉、晋时设郡县，自唐以来一直为州府所在地。涪州素有渝东南大门之称，是涪水流域 20 多个州县的物资集散地。

这里气候温润，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盛产水稻和柑橘，农人们都善蚕桑，是蜀中的鱼米之乡。

张载一家迁居涪州后，他对这里感到新奇，因为这里与关中的长安有很大的区别，这里是典型的南方气候、南方风光，到处是稻田、小河、大河、渔舟、柑橘园、桑园、灌木丛。

稻花飘香的季节，他会跑上绿草茵茵的河堤，看蓝天白云下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在微风中泛着波浪。当柑橘成熟的时候，他会突然跑到飘香的橘园里，风吹过，一树一树金灿灿的橘子在绿叶中摇曳，欣赏不够满园的诗情画意。有时候他坐在河边读书，会欣赏渔民们一边在涪水中打鱼，一边放声歌唱的情景，他会被他们的欢乐所感染，有时候也会哼唱上一两句渔歌。夕阳西下时，他望着渔民们，心想那江中的情景，真恰似家中挂的那幅“渔舟

唱晚”的水墨画。

“老爷爷，我想到您的船上去，和您一起去江中，看您打鱼。”

六岁的张载站在涪水的岸上，一脸天真地望着岸边船上一个满脸皱纹、饱经沧桑的老渔民说。老渔民已经解下了系船的绳索，用粗糙皴裂的双手使劲地撑着长篙，正准备将船驶向江中。

“你是谁家的少爷？江中风浪很大，打鱼不像你想的那么好玩！”老渔民看着这个身着绸缎的天真可爱的小孩子说。

“我不怕！我会武功，你看我还有一把小小的宝剑呢！”张载说着就拔出了宝剑，在空中闪亮地划了一圈。

“哦，你有宝剑？会武功吗？”老渔民说。

“当然啦！我可以帮您打鱼，如果遇到了什么江妖河怪，我就用宝剑来对付它们！”张载得意地说。

“真是个很勇敢的少爷，真招人喜欢！”老渔民听了张载说的一席话，慢慢地喜欢上这个天真而勇敢的小孩子了，就笑着说，“那好啊，你上来吧，爷爷带你去江中打鱼。”

小张载得到了老渔民的应允之后，高兴地一下子就跳到了晃悠悠的小渔船上。渔船摇晃得更厉害了，把他几乎要摔倒了，他身子打了一个趔趄，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脚跟。

老渔民看到此情此景，忍不住大笑着说：“小少爷啊，你一看就是个旱鸭子，是刚来我们这里吧？这渔船啊，可不能这么上。”说着，老爷爷就告诉他如何在渔船上坐着和站着，张载听完老爷爷的话，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爷爷，我就是来这里不久……不过，坐船的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啊。”老爷爷听完张载的话更开心了，说：“那小少爷，你坐好了，别乱动，我这就带你去打鱼。”说罢，老人撑起了长篙，渔船就慢慢驶离了江边。

从出生就一直生长在长安的张载，此时惬意地坐在老爷爷的

渔船上，优哉游哉地在江上漂浮着。这些从未体验过的东西让他感到很新奇。他放眼望去，碧水映着蓝天，水天一色，渺远而辽阔。阳光下，水面上闪着点点银光，江上渔船往来穿梭，泛起雪白的浪花，渔民撒网收网，渔歌互答，一片繁忙而快乐的景象。这一切都让他着迷，让他产生无尽的遐想。

家人张安在江边四处寻找了一个下午，也找不见张载的身影。正急得他满头大汗团团转的时候，张载忽然从船上跳下来，来到岸上，手里举着一条很大很大的鱼喊道：“安叔，快来看呐，老爷爷抓了这么大的一条鱼！”

“我的小少爷啊，你可吓死我了，你一个下午跑到哪里去了？”张安一抹脑门上的汗，气恼地说。

“我不是好好的吗？安叔，我去江中跟老爷爷学着打鱼了！看，这是老爷爷打的鱼！”张载笑嘻嘻地说。

一个初夏的上午，张载看见爹爹坐在花园的石凳上读书，就跑过去说：“爹爹，讲个故事吧，我最喜欢听您讲故事了！”

“哦，载儿，你想听什么故事呢？”爹爹放下书，呷了一口茶，捋着胡须笑着说。

“有趣的故事，还有，要听将军的故事！”

“好的，那我就给你讲一个‘闻鸡起舞’的故事吧！”

于是爹爹就给张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很遥远的时代了，距离我们现在大约有七八百年了吧，那是西晋的时候，有两个年轻人叫祖逖和刘琨，他们是好朋友，两个人志同道合，意气相投，都希望能为国家出力，干出一番事业。他们白天一起在衙门里供职，晚上合盖一床被子，抵足而眠。”

“就像我和赵鸿哥哥一样的好朋友吗？”在听故事的时候，张载忍不住总是要插进话来。